

圣坛

主祭坛和纪念墓 (9)

18 米高的大理石主祭坛描绘了圣巴沃 (St. Bavo) 的显圣。圣徒站在云端，周围环绕着天使和天堂的光芒国之光。左右两侧是四位根特主教的纪念墓。

安通-特里埃斯特主教 (Bp. Antoon Triest) 的纪念墓 (10)*

特里埃斯特令人印象深刻的黑白大理石纪念墓由热罗姆尼摩-杜克诺伊雕刻而成。

烛台 (11)*

这四座宏伟的个青铜大烛台由意大利人贝内德托-达-罗夫扎诺 (Benedetto da Rovezzano) 为英国国王亨利八世 (Henry VIII) 制作，在英国内战期间被特里埃斯特买下。烛台的复制品现存于伦敦圣保罗大教堂。特里埃斯特在原作的底座上镌刻了自己的纹印章。

金羊毛唱诗班席位、单色画和金羊毛纹章 (12)

在华丽尊贵的桃花心木唱诗班席位上方，有一系列描绘新旧约场景的单色画。单色画上方悬挂着金羊毛骑士团的 38 枚纹章。1445 年 11 月 6 日、7 日和 8 日，金羊毛骑士团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七次分会会议，这些纹章被安装在席位上作为装饰。中殿的南部则是 1559 年在这里举行的金羊毛骑士团最后一次分会会议的纹印章。

管风琴 (13)

大教堂内有四架管风琴：两架在大教堂内，两架较小的现代管风琴在地下圣堂内。这架管风琴是科皮埃特斯主教 (Bp. Coppieters) 于 1935 年购买的。它由德国管风琴制造商克莱斯 (Klais) 为同年在布鲁塞尔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而制造。它是比荷卢 (即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 最大的管风琴。

中殿

管风琴 (14)

这架管风琴是特里埃斯特主教 (Bp. Triest) 于 1653 年委托里尔 (Lille) 的比斯 (Bis) 和德斯特雷 (Destré) 制作的，现在仍在原址上使用。

金羊毛纹章 (15)

这 51 枚纹章是在金羊毛骑士团第二十三届也是最后一届分会会议上镶嵌的。

讲道坛 (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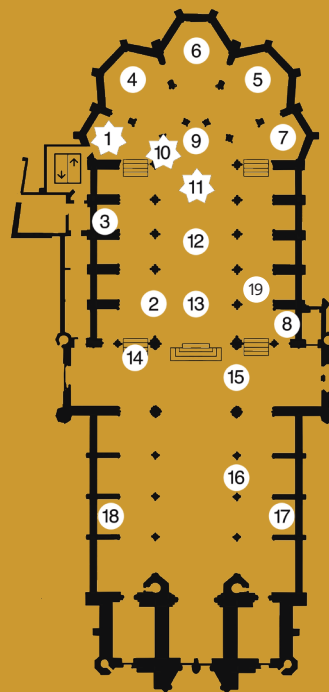
洛朗-德尔沃设计的纪念性讲道坛是洛可可风格中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深色橡木和白色大理石的搭配散发出力量感。精致的装饰描绘了来世天堂的荣耀。主题是“真理”。

彩绘玻璃窗 (17) 和 (18)

大部分窗户都是 19 世纪下半叶的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两扇相对而立的窗户：左侧是来自 16 世纪的四扇现存残片 (17)；右侧是哈罗德-范-德-佩尔创作的现代窗户 (18)。



另一个在不同地方都能看到的徽章是大教堂分会的徽章：一只凤凰和箴言“God doet meer”（“上帝天主成就做得更多”）。



★ : 必看!



SINT-BAAFS LAMGODS

聖巴夫

天主羔羊

圣巴沃大教堂收藏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艺术和建筑珍品。圣堂和环形走廊小堂可追溯至哥特时期大教堂的礼拜堂和小礼拜堂是哥特式时期的建筑。在圣像破坏狂潮运动（Iconoclastic Fury）之后，这些小礼拜堂按照巴洛克风格进行了翻修。装饰资金主要来自主教、富有的贵族、行会和其他富有的赞助人的捐赠。在 14 个小礼拜堂中，每个小礼拜堂都有捐赠者的姓名及其纹章

环形走廊小礼拜堂

鲁本斯小礼拜堂 (1)*

之所以称之为鲁本斯小礼拜堂，是因为这里有巴洛克艺术家彼得伯多禄-保禄罗-鲁本斯（Pieter Paul Rubens）最重要的杰作之一《圣巴沃的皈依》（The Conversion of St. Bavo）。这幅画生动而色彩绚烂，鲁本斯认为这是他最出色的作品之一。这幅画是卡罗勒斯-梅斯主教（Bp. Carolus Maes）委托鲁本斯创作的，但直到 1624 年安东多尼斯-特里埃斯特主教（Bp. Antonius Triest）任职期间才完成。鲁本斯在左下角添加了特里埃斯特的纹章。对面墙上挂着奥托-维尼乌斯（Otto Venius）的一幅画，描绘的是《辣匝禄撒路的复活》。维尼乌斯曾是鲁本斯的老师，但他的画作虽然精美，在其学生的精湛技艺面前却黯然失色。

大教堂主教的肖像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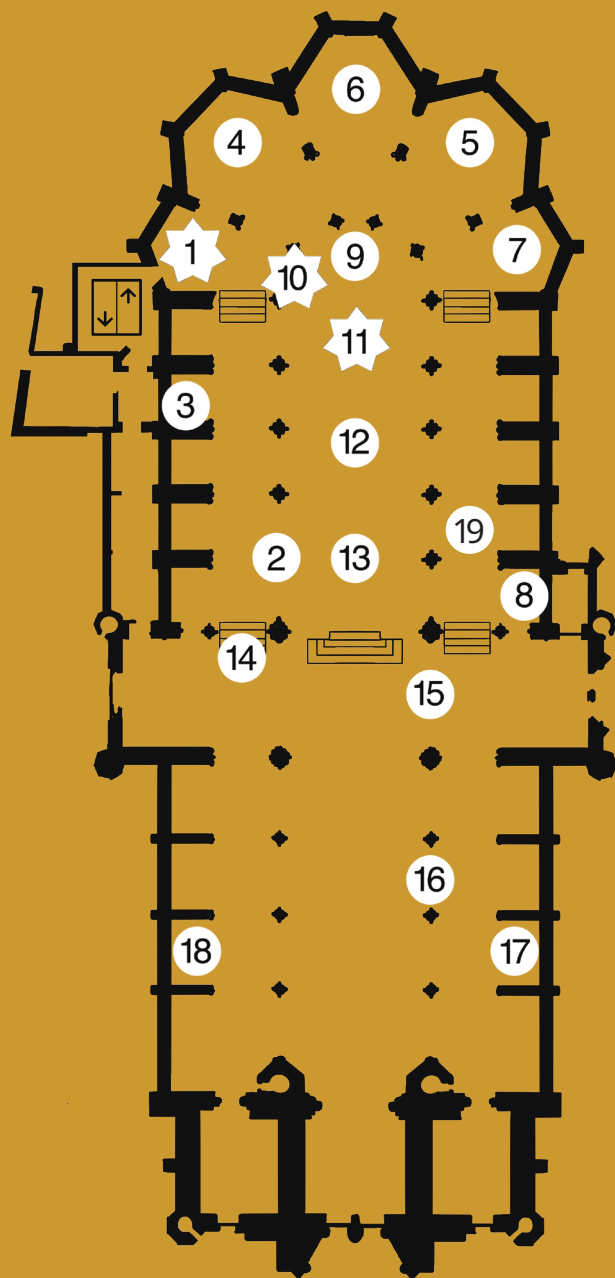
各历任主教和辅理主教的肖像。

圣巴沃座教堂教士团会成员肖像 (3)

在其他地方担任主教的圣巴沃教堂教士团座堂会成员的肖像。

牧师司铎小礼拜堂 (4) 和主教小礼拜堂 (5)

牧师司铎通常在设有巨大镂空铜门的牧师司铎小礼拜堂里听取忏悔。不过，如果罪孽行特别深重，则必须在只有主教小堂里才能在由主教小礼拜堂里给予赦免宽恕。特里埃斯特主教从面包师行会手中买下了这座拥有巨大铜门和鲁本斯设计的祭坛的小礼拜堂。带有龙的哥特式锻铁艺吊灯是从圣巴沃修道院转移过来的少数现存物品之一。



★ : 必看!

圣体小礼拜堂 (6)

天主羔羊

维德小礼拜堂 (7)

1432 年，《天主羔羊》（Lamb of God）就是在这间小教堂首次展出的。凡-艾克（van Eyck）兄弟在绘制祭坛画上的阴影时，考虑到了光线从小礼拜堂南墙的两扇大窗户自然投射洒落的情况。这幅画在这里一直保存到 1985 年。现在，这幅画曾经所在的位置被当代艺术家克里斯-马丁（Kris Martin）的作品——一个与祭坛画轮廓相同的开放式画框所占据。彩色玻璃窗上有博鲁特（Borluut）家族和维德（Vyd）家族的纹章。在我们正上方的基石上，可以看到维德-博鲁特夫妇的纹章。

《阿卡安傑洛二世（聖喬治）》，2023-2024 (19)

《阿卡安傑洛二世（聖喬治）》，2023-2024 矗立於一座鏽蝕的油罐頂端；這尊由蠟製成的總天使，身披動物皮革鑄造的袍服，彷彿正將世間的苦難扛在肩上。「大天使」形象首次出現在根特藝術家貝琳德·德·布魯克爾（Berlinde De Bruyckere）於 COVID-19 疫情期間創作的作品中，旨在向醫護人員致敬——他們如同當代天使，為那些在孤獨中死去與受苦的數百萬人帶來慰藉與照護。

维格利乌斯（Viglius）小礼拜堂 (8)

维格利乌斯-艾塔（Viglius Aytta）的墓葬小礼拜堂里有老弗兰斯-普尔布斯（Frans Pourbus）创作的《维格利乌斯三联画》（Viglius Triptych），这幅画以象征形式表现了作画时存在的宗教和政治分歧。中央画板描绘了耶稣与不同的学者和历史人物在一起的情景，其位置反映了他们的信仰。左边站着身穿红袍、留着白胡子的维格利乌斯，旁边站着像查理五世（Charles V.）这样忠于天主教信仰和西班牙帝国的人，右边站着包括加尔文（Calvin）在内的新教改革者。两翼的画板描绘的是耶稣的割礼和洗礼。